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八

文集

劉文簡公文集後序

趙貞吉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越二十年
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冢孫宗之新刻於寧國本也初公
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是時合

州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爲庶吉士蓋一年而得蜀二奇
士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鄒公以災變應詔抗疏
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公則雍雍侍從
館閣餘三十年至太宗伯卒於位當武皇之末年幾入
內閣秉政矣有所壓不得上故世皆知公遲蓄俟時未
竟大施以爲憾焉嗟嗟乃若指意所存則略具是書中
矣向予求觀公集冀覩其文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患
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貴觀求公指意之所在聞長

老言先朝居侍從禁林之臣皆尚質守法兢兢耳僦屋以居借馬以出餼數十錢而飲杜門簡交遊人人知自慎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權勢遠形迹祖法國是心心目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不可赦潔清負重不事表暴嗟乎若此即文事可知已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作盡謏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曰文章吾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

行海內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微無侵疆此亦世之
最盛而得士之最效然也公益始終弘治正德之世矣
是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槩括尺度
不失者宿文皆典實辭尚指要辨而不肆諸多持正長
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予不及見公由其
言以探其志意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者鮮矣倘公
不亡得秉用於末年必能爲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放
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文者士之所為盛衰也

世又文之所以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施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鄒公若不峻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默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紆餘退休三十年孰不謂慎已而亦瞥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纘述之勤也

重刻陽明文粹序 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錄與閩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

生之爲異而助之攻終羨王先生之持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

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爲家也不令己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人與己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

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大人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輿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覩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今悲夫

西陂集序

徐階

昔韓子有云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階觀之不然夫言非出於心者耶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富貴貧賤患難夸翟泊乎無所動於中而其形諸言也無戚無喜無得無喪藹然中和之發則雖謹愉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辭也後世心學不明人溺於利中之盈歟一繫乎外之所遭於是縉紳之徒明志得者失之驕叙成功者流於伐迷燕樂者其說靡以淫衍光榮者其辭鄙以陋壯夫貞士相與誦而羞之退考諸山

林之作則見其規模氣象雖或病於枯槁悲感而興致格律猶有可觀者遂以爲詩之工拙由於謹愉窮苦之異狀而不知彼不善言謹愉者乃其動於謹愉者也江西按察使西陂先生劉公自幼以詩名其所誦法直追漢魏而上之唐以來諸大家不道也然公始仕於司寇爲美官繼守鎮江爲望郡秉督學之節於三晉之間爲地清且顯間嘗忤時以歸未幾起叅湖藩擢今官爲位尊爲望甚重以公所遭揆之人情益於謹愉居多而茲

集載公在湖南及江西所爲諸詩冲和古雅弘遠俊逸
雍雍乎袞烏圭璋之度而烟霞丘壑之趣自存焉嗟乎
此固容以難工易好言哉階於是識公所養矣昔歲癸
未公校文禮闈階實以其年登進士拜公於朝後又嘗
會於京口迺今益得朝夕焉世恒以達官貴人數問遺
爲敬公至不能舉其字號小大之獄賓旅之交裁決應
酬日鮮暇刻而意思瀟灑若無事者公之心豈謹愉所
能動而其工於詩豈偶然也公詩在徵用以前歲各自

爲集而名之以其甲子茲獨曰二楚者湖之南江之西
皆故楚封識地也迺其篇數則於前僅十一焉雖然空
青丹砂目其銖粒亦足例其餘矣

陸文裕公集序

徐階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
淵上海人舉弘治己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謚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
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

出士大夫輒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道達政務爲
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顛顛輪轅之飾已也夫文之用
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爲德之純其措諸事爲道之顯其
書諸簡冊爲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紀綱人
倫化成海內貽則萬世故夫播而爲訓誥萃而爲典謨
刪述而爲經筆削而爲史雖出於聖人之手猶文之一
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道德勲業文章
判爲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

誕之作而其爲文因亦流於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
則何所繫於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
之見不然故於輔經有詩微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
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攷有禪聖學光治體疏有西
川用兵書有備邊彌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
有經筵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
司之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
舉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

竊窺公之志益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叅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於舊聞而然也公沒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楫之惓惓也昔公嘗重修蘓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夏公

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爲知人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

條麓堂集序

王家屏

太師張文毅公之薨也不佞屏既已叙次其平生爲請於當世鉅公銘其幽表諸隧道可垂不朽矣踰年而公之子考功諸君哀公遺藁若干卷將梓以傳後復屬屏爲序屏非知文者顧既知公之爲人敢曰不知其言公嘗語屏文有定體無專材譬之宮室體則其堂寢門廡

也材則其爲棟楹榱桷者也體欲備材欲克未有不瞻於材而賅於體者要在豐儲廣蓄纖巨畢收心畫手裁措注有道斯亦足以操繩墨而列匠氏之材矣奚必尺摹寸儼乃稱作者哉屏拜受教退而考覽古人之制作體代變也材亦稍殊焉然藝以載道道以經世軌轍固未始不相通也自近世才藻士厭璞慕雕爭以修古文詞相矜軋時則不競於詣而競於誇文摹西京以上詩摹大歷以前章剽句蒐偶獲片言之雋朝披冊而夕搞

篇所展轉嬉弄於毫端者直有數之綺語耳材乏其克
而猥求其備無怪乎依倣愈力技愈卑也公夙稟異資
敏悟彊記自爲童子時父峴川翁游賈於外數購求四
方竒書輦而遺公公腹笥已不啻惠施五車矣比成進
士入翰林益得縱觀秘府所儲金版玉箱之籍則涵茹
日富探討日新氣格才情日以益鬯是以發爲文詞自
輪靡之草金石之編旃屢之講論樞庭之奏對以至副
墨所掌洛誦所傳宜雅而雅宜理而理宜實而實宜麗

而麗猶之引斧斤於鄧林而尋度丈量於豫章之藪園
方橫直惟意所營構之爲清廟明堂个左右翼而八牖
玲瓏九閭軒豁觀者莫不神竦目炫至欲窮其匠心所
繇則般倭不能名其法輪扁不能殫其巧矣總之心與
道會道與藝融材靡所不克體宜靡所不備也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謂公之文似其所有非即世所稱擬
古文詞家亡論不能盡其藝而似也即似矣高不過埒
遷固雄向諸人次僅可當曹劉沈宋而止孰與公荷橐

侍人主左右賁帝制而敷皇極之言其大猷足以經緯
兩儀彌綸三極而緒業猶足以焜耀一代之章程此之
爲儼將媿渾噩於典謨叶鏗錡於雅頌豈西京大厯以
上作者可窺其樊而游其閭闕也哉後有知言出挈公
斯編與其銘諸幽表諸隧道者合而觀之當得公之爲
人於伊傅周召之間而不佞之所以知公者十固未能
概其一二也第以復於考功諸君慰其不匱之思云爾

宗伯馮先生文集序

于慎行

北海馮公者今之雄雋寶臣也東髮升朝早躋八座弘
暮雅度光映周行大政要機多所叅預世方需其輔理
以兆昇平而青鬢韶顏奄然騎箕上矣此則天地精靈
國家氣運當之夫何言哉方公病亟其友侍御原君請
其遺書以梓遜謝再三出而付之曰必也東阿爲叙蓋
行也從公於朝相與上下藝林頗稱莫逆而公之政業
識畧有王沈二公誌碑取信萬世毋庸更辭則以侍御
之詩綜述其文云爾叙曰古稱不朽者三言居其一要

以圖功緯德非文曷遠則尤其載而不朽者焉天地之間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後不朽金石之堅物且蝕焉而朽土木之膻蠹且蘓焉而朽惟母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爲言言之倫要數而爲文此必有變而之化者無所變而之化而欲高馳虎眦樹千載之標豈其質哉近世名家輩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談筆不得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爲卑淺而眉山

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而操縵亦得爲然久而思之不也蓋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後爲眉山氏眉山氏之文化而後爲弇州氏眉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體而爲虛弇州氏攬眉山之杼軸化其材而爲古其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爲趙宋一以爲先秦西京徒皮相爾且夫先秦西京之世有以文自命者哉漆園之洗洋則論著之書也韓非之精切則長短之策也長沙之宏贍則陳對之牘也龍門之遯蕩則紀述之史也皆眉山

之所釀而爲文者也。蓋嘗取而紬之，廓之宏，編約之單，語安所尋其軌迹，安所索其斧痕，故能不爲秦漢者而後能爲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則？又以神化者，也不會之以神而合之，以體不合之，以體而模之，以辭則物之形質也。方輿方毀，方新方故，不朽何之？今觀馮公之文，色澤膚肌，惡乎爲秦漢乎？而精神脉絡，惡乎非秦漢乎？其脩詞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謫，其綜藻華而不雕，其稱名奧而不晦，其議論辨說，邈探恍惚，冥造希夷，愈

入愈深愈出愈邈而不可端倪有莊而無之也其指畫
政體陳說機宜密筆決於一言碩畫陳於萬里名實必
中權正相資有韓而無之也其奏對之疏獻納之章辨
官敦典考古究今理侈而核辭亮而婉可以納牖宸衷
光華玉度有賈而無之也其鋪叙事理操縱闔闢虹流
波詭而繩尺森然無少過佚有遷而無之也軼而至於
百家之說六代之體皆有而未嘗有皆用而未嘗用滔
涵吐納剗削滌滌衡之不得其垠縱之不得其首故夫

眉山之後化秦漢而爲虛者吾獨以馮公幾之也蓋頃者先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議之爲欲成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於麴蘖而麴蘖非酒也湯液成於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為澌澹而畷其醴醕以湯液為清冷而咀其渣滓艾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立言之家視爲何若政使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蘓氏故吾謂馮公之文可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所未盡者

蘓公之文如走盤之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之文如出匣之劍抑而不可遏此則時未從心年不待力者矣噫吁天之喪斯文乎慨世道者爲一代惜九鼎之材而商烝文者爲千古揭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傳其著述爲楊氏之君山而行也無能發其流別爲左氏之玄宴則甚愧而不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世所不幾者嘗別爲之叙故不重論

太師李文定公文集序

于慎行

先師李文定公自世宗朝廷對第一用宿學醇德上結簡知晉叅大政及穆皇眷任復陟首揆公感兩朝知遇殫忠竭智經紀化樞蓋所爲注歷非一要歸於和平寧靜與天下休息未嘗爲殊尤瑰異有所更張也而行竊從左史後考覽朝政嘗謂公有大功於世顧世未能深識之焉當嘉靖末一二秉事之臣襲用嚴峻以奉威靈天下凜凜莫知所措元氣幾於斲削矣自徐文貞公以

寬政佐我穆皇民稍恬愉沐浴德澤公繼其後益用
博大優柔和輯中外天下熙熙如履華胥而遊化日迨
公罷相繼者銳於治功更操名法之指繩約天下天下
又幾重足一跡蓋先後數十年來政俗之大較如此而
方內晏然安若覆盂以迄於今之綦盛則公於其中三
四年間休養滋息之力也辟諸四時之氣有風霆之擊
搏有霜雪之肅殺而盎然有陽和之氣遊於六合之間
以嫗育萬物不使凋腓則是公能厚培國家之元氣以

成太平之業也功不細矣即如庚午秋敵大酋長款關請吏舉朝猶豫莫敢決策或乃逆設不然有所沮敗公從帷幄中造邾借箸以片語定畫使椎髻之長回面內嚮九塞吏士寢甲秉耒烽燧不傳者今且二十年矣夫不出樽俎而折衝厭難建萬世之長策功宜何如論也顧公燮調之以無形之德而彈壓之以不猛之威故天下受公賜而莫知其自乃於公之汪度粹履天下無異辭而猶或不能究述其才亦難知矣哉當公柄政時所

與同事二三鉅公皆天下英傑各有所扶持不能相下而公雍容鎮肅其上垂魚紆組不動聲色而二三鉅公亦且輸寫心腹韜鋒函穎於公未去之先藉令無以詘之第如石丞相醇謹未必能也且夫人臣之功至於亨屯開泰福被群生以茂無疆之休亦可以知其才矣雖然相安施才水不以味用以五味為味相不以才用以羣才為才此書所為頌斷斷休休之烈也而公之功所以不可及與公卒之六年門人少司寇延津李公從公

嗣尚寶君兄弟得遺集若干卷梓之東省使慎行書其
牘尾慎行亦門人也無能有所纂述以發明先師之德
美而使司寇專之愧甚弗敢辭也集中諸體具備各有
規裁總之本原理奧濡載群言金相玉質蔚然光華而
不為雕飾海蓄川流冲然靚深而不為剝剝斯大雅之
制經世之辭也夫不及侍公者讀公之文可以想見其
彷彿矣而其相天下之功與才世固有習而不察者門
人小子敢蠡測其萬一以白於後使知我國家有休休

斷斷之臣佐太平之業如此云

海嶽山房存藁序

于慎行

余從少宰葉公得郭汝承議論恢恢恨相知晚也少宰語余公未見其文耳汝承乃以尊人海嶽徵君存稿示余余時方避暑黃石山樓揮汗三讀見其韞藉幽深構造雄傑淵源遠而境地超縱橫紆鬱極文章之變則竊歎曰少宰之所稱許豈虛哉今世言文章者多謂此道上不在臺閣下不在山林此何說也母亦以臺閣之文

從容典重之奇崛之觀山林之文枯槁寂寥寡宏富之蓄用其長而不能不見其短故為世所訾病耳夫成弘以前其為臺閣者不敢知嘉隆以後其為臺閣者吾不待言是非得失俟之千秋可也若明興山林之士得與於斯文者實少茂秦太初能為韻言次梗能為騷今之布衣稱雄者稍能為昭明選中語律以宏篇鉅撰出入千古成一家言寥寥罕見毋惑乎持論者之見絀矣徵君之文具在毋論山林即學士大夫憫然以作者自命

或胸羅垓宇字挾風霜或雋采馳璣清音響玉較之於此能無讓一籌哉前代山林操著作之權莫如蘓明允進之則漆園吏明允自喻謂詩人之優游騷人之精深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漆園諸篇汪洋浩渺若斷若續常使讀者未易詮解故是文章家絕技徵君文不類眉山而縱橫辯博殊得其意至其一種沉鬱縈迴峭天拔地之致源流所自吾以得於漆園者居多其人之風流高曠超然迥出於流俗亦甚似

之余生平頗好推轂布衣隱約之士乃不識徵君而當
徵君在日所遊從多賢大夫如徐子與輩皆以作者名
顧使徵君之文至於今猶不傳於世而嗚嗚噉噉謂臺
閣山林無文亦足慨矣吳楚馮陵幾使齊晉失其牛耳
詞林君子固自有責若求禮樂於宋魯以問以觀而歎
其美哉舍徵君將奚取焉此言驟聞於人不掩耳則裂
眦要之久當知其不謬也故校而付之梓以復少宰適
汝承問序遂為書此有習徵君者復曰郭徵君氣誼如

魯仲連通達似賈長沙善紀事似龍門博洽綜覽不可
難以奇字疑義似揚子雲虞秘書要其文則余所稱引
眉山漆園者為近汝承能續父業吾竟徵之蘓氏

金輿山房稿後序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崇川先生於灤上最
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為我校之
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讐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
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為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

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
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
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
年邵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
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
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
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
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

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誦而有所不盡則其
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
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
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為萬世文章之祖然
天下不指為禹咎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
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
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
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

所紀亦不名為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為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為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為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蘓頴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穆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飛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為菟裘焉而其時

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
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
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
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
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
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樸若未兆所謂為天下谿谷
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
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

不盡其用而發之叙述歌詠之間本原道藝體畫事情
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
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啟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
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宮
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
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
藏者其秘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
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

云乎哉抑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勗始先生與李于麟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為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為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玄鏗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况公卿大臣

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耶嗟夫先生即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
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鐘書旃之外所流傳於人
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
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于大中丞之高
誼深有感焉

弇州續稿序

穆文熙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纓紳家結軫

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王
先生先生撫勛時刻有四部稿海內有目有口者既驛
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
俄而駿沒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
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
子乃聚諸同志時就原稿訂疑刊謬不以己意有所甲
乙於是尺蹠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簡而天下始覩
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

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於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為海則喙鳴相合

其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飭
字餽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為懺而以虛聲撼公
公稍矜蹕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旣建雲委要歸
於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
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
脉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於紛濃繁盛之時故其
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為宗即孱婦
小豎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湊合響精結而采流

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鐘暢鳥獸舞宮商
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合之為鉅
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
結駭然望洋而歎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云古今人不
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
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
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于斯時也欲以浮沉
下里獻酌羣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巳較難乎

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竒。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酌賡唱而自為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遷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於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竒。夫惟大才紅腐入治，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

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九

文集

備志稿引

海瑞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為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

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
乖違正道為古先聖賢累為六經語孟蠹誠若莠
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
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
當何如其為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
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
正之不免於為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瑞平昔妄
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江

流之中以還造化而又私念以為出之吾心本諸性命
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為洩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
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為是牢不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
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歟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
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
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
有不中操造化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
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為我規焉我也人

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為有大焉不猶為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蠅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其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

信也用是不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叙自為一語識之以告同志云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體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為亢也以為為治也而不

知亢之未始不為治治之未始不為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為倍治而不為矜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掇拾以為支離而尤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故事名物數紀縱橫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綮歸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聲名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撫

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語所以退
復疏其事以道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
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詩歌文辭之外其與旬宣大
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
之一焉莫不適當變盡利害里閭韋布之所推遜而無
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嚮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
是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吳中經生學士講求
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遷大要委諸海而已殆難按

迹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為援据夫人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吏於茲土者大發在官之蓋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敝腓脛掘地數千里利旁流內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堤防其大法有司者使田者因地勢豫為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貸之粟以傳其力夫民水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况

不為之坊乎裕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此其有用之學可以畫一而論也余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沒其曾孫太學壁裒其稿為集余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節謀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余所嘗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具可考也

豐南禺摘集小序

張時徹

南禺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盡然傷之焉公
質稟靈竒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
成蓋九流百家固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
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執苑方諸逸駟芳譽而希下風
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盭中片語合意輒出肺
肝相啗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譽嫫母為嬋娟
斥蘭荃為蕢菜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
不知者以為誕罔也繇是雌黃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

席之夫居無式問之敬鶚衣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
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
入竟顧頷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邁會進當翔
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執主盟
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
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於江河誚輕
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為虻蜉不獨於公慨
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

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克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為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蠛蠓集序 萬恭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余讀浮丘生所為蠛蠓集蓋為之曠恨淒楚云夫生馳心元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厨咀其膾而嘖其馘假令校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燿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

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賊賊獲駢首而戮悲夫
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
漢策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
楚武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復以獻成王玉人
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
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置極
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出之視卞和之則何啻乃忘朝夕
之命方且笙簧屈宋馳驟班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玉者

耶然聞易牙初干齊桓公也飯土釧調太羹齊君怒而唾之為之臠熊蹯炙薄者薦山梁之餐割豢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晉平公始御師曠章英迭奏韶護齊鳴晉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羽商綴宣鄭衛揚北里紹陽阿晉侯按節歎曰天下之良工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性投於所隨而技變於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余讀生所為蠛蠓集益為之曠恨悽楚竊恐生終

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寧齊桓之不中不能
為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諧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
則情志通於寥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過陸五臺
先生吾恐生之骨不足以當伏鑕而生之頸不足以膏
白刃也乃幸得遇陸五臺先生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
藝之林老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捉刀而立荷戈而趨
即為齊桓晉平所笑而獲固已多矣終其身幽愁促迫
夫又何傷也余性特好古而未之能見浮丘生所為如

是既悲之則復喜而著之

刻瞿存齋先生文集

張瀚

存齋瞿宗吉者吾杭郡知名鄉先生也先生至正間修行績文誦習詩書百家之言避世潛身晦迹海上入明應聘出兩為邑學博士以功能升太學終周王府相當是時天下初定中國所喜好弓矢搏擊薄文墨不為已而縱馬放牛漸修文教廼徵巖穴之士凡負一技能有裨政治大者登三事其次備侍從領方岳皆表見一時

流聲著績固不朽盛事已先生抱輔世之才挾華國之策獨不見用即用又不盡其長竟沉鬱下僚使天人治安經略僅僅與膠西長沙同途轍信文章顯晦有時命途通塞有定抑居卑自斂別有意見不可測識也先生著作甚富所著若綱目重編花影集剪燈集皆梓行流傳膾炙人口曾孫廉革復旁搜遺逸得文與詩合若干篇將併刻之有曰晴者雅善余問示所輯屬叙其事余讀之大抵根極理奧不忝醇儒篇中言必稱孔孟詞必

倣經傳固其不希世就功明甚然以任閒局故得專意
文學若去彼取此所謂不朽盛事豈特志功名者擅其
美哉歷世滋遠搜括靡遺則知儒術相仍代有人已為
序而歸之

西玄集序

孫應鰲

余自入關中訪關中學士大夫近代所譔述徵文獻迺
鑑川子示余西玄集讀之犁然有當於心集為天水胡
氏所叙凡二百首大畧已具鑑川子又求得全稿付三

石子選選之總得七百四十八首三石子因付余缺以畢鑑川子表揚之意始余自延州歲試旋轅道耀州三石子觴余尊經閣相與論詩余曰世所談詩詳哉其言之矣然總之則才情兩端凡曰體格曰采色曰聲律曰事類皆才所經緯也曰思致曰比興曰風調曰神理皆情所緣飾也才所經緯醞釀於情情所緣飾薦藉於才總文精慮妙在心悟斯懸解之真機密附之要詮也三石子曰韙哉又問詩之世代余曰近體歌行擅美於唐

五言古體軼塵於漢魏迺六朝者則漢魏之委流而唐之濫觴也代既殊製人亦異軌但逐才之篇易求體情之製難得雖莫不有傳折衷無戾見亦罕矣三石子頷之曰噫哉因與論近代諸詩關中諸詩而及西玄集三石子曰西玄子近體歌行法唐古體法漢魏於才情無戾焉其可傳已余曰噫哉三石子又曰西玄子為翰林編脩諫武皇南巡被杖不屈謫知澤州親藩束手斂迹貪墨吏解綬去莫不以嚴見憚所自樹竒特若是顧終

其官秩宗未嘗有振矜色讀其詩率溫厚和平無亢逸者斯又何也余曰世所謂才情者可矯致否耶西玄子出其磨礪裁其翫醜委心素定總術不迷斯集之所繇可傳也使懷自樹竒特心其養薄其才情移矣詩烏乎傳三石子又頷之曰韙哉乃轉旋遂風雨滿樓閣余亟於行乃罷觴而別集既鋏成三石子先卒不獲見矣是日相與論辯頗多皆莫逆於心以不關是集故不著西玄子姓馬名汝驥謚文簡綏德人三石子姓喬名世寧

即耀州人鑑川子姓王名崇古蒲州人

東麓遺稿序

李默

昔人謂大音必光嶽氣完而後大振豈不信然哉當其陰陽易位雷雨滿盈精魅百出烏睹所謂昌明盎融之盛哉及其三辰反正卑高奠序灑然而萬物在宥翕然而八風咸秩然後縲幽出其宣朗呻吟轉為謳歌嶮巖砥為平康鴟鳶化而鸞鷲當是時也以恢駿業而矢德音將必有冠冕佩玉之容焉賓主終日百拜之節焉川

明嶽麗以為其姿卿雲瑞日以為其祥金聲玉振以為其度雖代各殊軌條貫靡同而敦厚和平之氣颯颯乎亦足以究一王創治述作之旨矣本朝肇造區夏功德加於百代蒸淫炳煜施於人文至憲孝之間極矣然而風流既靡隄防漸決為文幾同訓詁聲律惟求括帖異時學士大夫始喟然有痛今懷古之志爭相刻意力毀故轍以為起衰拯溺功存矯正不知然犀探驪復尋委流涉漢津者今江左矣摹開元者今永徽矣何亟反而

昧本末也夫道有升降文由盛衰知言之士謂今為盛耶衰耶大江以南兄弟並居詞苑著聲聞者有汪氏汪氏其長公曰石潭宗伯次公曰閒齋吏部其季東麓先生則默庚辰主司也先生成進士讀書館闈青年已強仁與二兄故相師友二兄居翰林蓋弘化極盛時也文章師承大抵得之先輩先生又從二兄授家法豈以時好輒廢繩墨也然自知言之士考鏡得失猶以醴玄並設鸞割同操反本修古之意宛有存者則知先生之文者

不亦難哉先生方二兄居位不徙官自編修積資為殿
讀復以骯髒見斥去為通判同知僉事餘十年始有位
於陪京階不過少卿乃數日竟卒視二兄地望鮮同同
以剛正見廢豈不悲夫默之為封部也亦以忤時謫倅
當先生故處其後先生用常調再遷默亦遂巡起為藩
臬長吏備位學者師而先生先已下世先生子綱乃以
遺文屬默於浙嗚呼傳先生之文者非默其誰因命汪
令克用刻之海寧明年默在南廡網復貽書責序昔蘓

文忠叙次歐陽子之文至推尊其道上繼韓愈自謂非一人之私言非信慕至篤豈能定是哉默惟先生與伯仲代居史局以文學道術自命其不忍媮阿下貴人以取軾軻如此至為文詞詩歌率推之於敦厚和平庶幾大音復振與王宋諸公異世同遊以彰明興之盛而卒止此命也夫故欲考先生之文者當論其世默於先生受知頗深敢希蘓公揚摧之誼乃論近世亟反之繇於先生有私慨焉盛衰之際後世必有知之者詩文各五

卷皆同年徐符卿江山甫所定亦先生門下士也

書玩齋集後

李默

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予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泛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饗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草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予所聞貢生者如此予按國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續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鉞

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邪歟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禕死於滇宜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予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不令隱泯堙鬱無以彰於後世
邪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予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昭宣之人士
云爾

胡莊肅公東遊稿序

失名

道為形聲之聚形聲為道之散握其聚散之管則在乎
君子方三代之衰百氏諸家並起孔子是定之而道聚
聚而復散天也故得其形聲各以自名聚而觀之十百
其群散諸宇宙考諸其世蓋亦希闊而難見云今大叅
滁陽拍泉胡君乃有志於斯君少舉進士踐清要其於
經史世傳之言固已閱歷又滁產也本毓聖肇基之鄉
自伏羲孔子成湯之傳道劉項光武魏宋二梁趙宋之

教興咸不越是千里之間道之所散形聲之聚於是尤
鉅君又叅楚湖更晉代南三苗而北獫狁咸得治之固
足以驚其形而訇其聲矣已而中廢閒居十六七年靜
而聚之宜無不可至君方埒然不是足復估舟渡江歷
浙三江五湖壯其懷天台鴈蕩恢其目廷議再起君關
西其於關河形勝古帝都會天下甲馬勁處又躬歷之
計君之所得於道之所聚蓋不啻十之五六其散諸形
聲郁乎文詩宜有所聚於其中而後合也以孔子大聖

周覽不過中原未嘗見燕秦越也司馬子長之文自謂
得於遊者多獨未至燕今君之仕於天都舊矣子長弗
若是也詩文之多而可傳勢固當然雖然余之有望於
君不獨善是也蓋亦觀於宇宙之間以求道之所聚乎
夫道大於宇宙而宇宙非盡道也散於形聲形聲可以
徵道而道無形聲也攝弓而求羿奚不引臂而彀率循
鑿而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徜徉原野歆居獲之阜曷
亦春植而夏耔乎君子辭之必咸有意於斯蓋引而不

發深會所聚而不以形聲滯也由是而充之無所如而不可矣孔氏之望於後學者其在斯乎若夫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豔君固非居也而余亦胡以相君哉平涼尹蕭子世登將梓之以示後人蓋亦有志於是學者遂叙其所以云

胡莊肅公遺稿序 霍與瑕

語有之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一代之用此信言也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天下無大變故近世宗皇帝朝南倭北

敵時時為患廼不及漢之冒頓晉之盧循而海內洶洶
震動用人者屢發無才之歎余甚惑焉胡莊肅公之事
可睹其大畧矣公以通材粹學卓識宏猷登進士歷官
山西提學實嘉靖二十一年也北兵入太原塞殺慘慘
甚公慨然上疏陳備邊十一事天子覽之稱其忠慮進
職叅政就令協守三關自軍門下及兵備諸司咸愠曰
提學司尊俎者亦預包丁之酸醎耶姑竢之居三月計
不聽畫不用北兵大至不與一卒公束手無措被論落職

矣公既退處乃讀秦漢古書究濂洛精義遊會稽探禹
穴歷覽雁蕩廬阜以發舒其瀟灑寥廓之况遍訪世之
聞人與上下其議論以要諸中措而為文駸駸然方駕
古之作者矣尤留心當世之務凡所報書知舊道及民
間利弊時事艱難指摘痛切規畫周盡了然可見之行
事天下士大夫咸推重之每有一方小倣必屈指曰非
栢泉公不辦此視公不啻洛下司馬東山謝安也嘉靖
三十八年以屢薦起歷遷江西巡撫有巨功陞兵部尚

書轉吏部南京兵部尚書南北驅馳所至坐席未煖又趨新命凡數年遂入為天官冢宰嗟夫此可謂士之極榮然以為非常遭遇則可以為盡公之用則未也我朝言以儒用武設竒謀而收偉績者莫如陽明先生余考先生在贛凡五六年然後士始練山寇始平上流控制之勢始成而寧濠固在股掌中矣先生自奏疏云人但知多獲之績而不知善御之功言專久也近世則不然用人者無以自主惟浮言是聽朝簡而夕替之用於人

者無以自效如防秋之士曾不再時代者告至矣授任若此雖諸葛不能成其算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扼腕也假令公自協守三關時即得展布手足需以歲月以經理邊事則其所以長城西北者決不出古人下而後來河套古北等處亦當承籍休庇決不狼狽已甚乃受知聖主僅三月羣妬叢而擯之至十七年間廢故里也此其再用雖日不暇給而茂烈炳然凡地方震疊之處皆賴妥貼由此言之豪傑之士果何負於世哉且以公

在江西而論入境越月兵即振將即奮寇即奔逃不週
歲而蕩滌廓清無留毒種此其氣焰力量視陽明何
憚而任職久暫又未可同年語也頃刻樹立乃足以光
前而耀後如此故曰天下無無才之世亦有不世之才
惟任之久而後才者得以盡其用公才不世出然惟其
用之未盡而處山林之日多是以養益深蓄益浩文益
奇諸所製作咸可以垂示永久蓋天之所以成公者固
不止一世人物而已也公文集刻於家者曰胡氏集曰

東游稿刻於楚者曰南浮集刻於秦者曰西征集曰愚
忠疏草刻於江浙者曰浙垣稿曰督撫奏議等書迭出
互見未會大全而其他散逸者尤多王侍御復齋公按
滁訪尋得遺文古風近體詩三百六十九首叙六十四
首記一十五首雜著一十七誌銘表傳一十八祭文六
書一百八十八付李州守刊行勉衷子曰吾讀莊肅寄
奠甘泉先生之文而知公學術之自來也表桂見山之
墓豪傑曠世之感也記正學書院序念菴文集等篇其

有憂道之心乎後之人欲不陷於蕩狂空踈之弊者必於此乎取衷是則侍御嘉惠來哲之盛心於是以得而併序之也

巖居稿序

黃佐

同寮無錫華鴻山先生棲遲碧山積學日富作為詩歌命曰巖居稿托門人尤氏持以示予予誦之歎曰嗟乎天下之學所分也久矣談道學者訾詩文工詩文者嫉伊洛鴻山之詩追踪陶杜卓然大雅卒澤於道醇如也

昔孔子誦鴟鵂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誦蒸民亦如之夫盈天地間物物皆道民彝物則非精也草木鳥獸非粗也漢魏以後詩變極矣陶曰娟娟雲間月灼灼林中花杜曰風鶯藏近渚雨燕集深條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如作詩必言乾坤太極為知道則蒸民是而鴟鵂非矣謝方石選集伊洛遺音而謂近世道學詩為識者所姍笑殊不知程朱佳什正合唐人也可謂知言矣陶之不喜亦不懼即正心也杜之安為動主理信

然即定性也則宋人所謂道學者先已得之矣斯集也
情因乎景性出乎情謂非知道者與於是乎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三十

文集

欽洲遺稿序 黃佐

唐宋間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秋水芙蓉則曰流
泉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其美矣佐竊嘆焉蓋雕飾
雖去而景象則弗弘音響雖清而膏馥則弗遠大人豈

如是哉今夫黃河之出崑崙也窮而探之則源星宿切搏桑涵蓬島而入蜺羅其瀾渙如也然後洪流混混從天而來入海而滙迤延八裔不能致其淺潛滌百川不能增其深蒸雲液雨不能盡其仁含垢納汙不能傷其潔吾度如之發為詩文斯天下之大觀也已故少師梁文康公爵湖遺稿佐不敢律以唐宋詩文而惟以海觀焉何也昭其度也於乎大人以天下為度居相位者孰不自許哉然臨利害僅毫髮輒惴惴焉思為之所矧又較

計毀譽喜諛惡直福威之下夫誰忤之韓魏公曰不以
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賈似道曰我不知孰為
好人但順我即為好耳度之不同乃如是哉治亂之源槩
可占已當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
起之俾位於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寮則延譽官府力拔
為輔比南巡狩公欲奉天子行寶以往楊公不可蔣公
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顏色亦未嘗輒語人也
及佐督學兩粵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

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
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皆賢相
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斥一峰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
也神道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闕以
見公之所以為大者初不係於詩文也於乎人性猶之
水也發而為情過往來續澄停於中猶之淵也自非敦
養其性以時出之則所以紀天地網民物者荒矣天下
亦殆矣哉是故一語不合睚眦隨之甚至怒室而色市

不可磯者也覆水坳堂之上而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
淺中者也公家順德實分自南海始號厚齋晚取鬱水
靈洲為號其亦鎮定之義與佐生也晚辱公之知夙夜
自虞天性惟磯且淺焉是懼故三致意於斯云

眉軒存藁序

黃佐

有明之文百餘年來鏢乎超於盛矣成化以前道術尚
一而天下無異習學士大夫視周程朱子之說如四體
然惟恐傷之以故詞雖往往弗華而每根於理質惟亡

大斲而氣亦霈然以昌其風俗樸茂可想見也佐童時
未有知思倣先秦而宋之棄其修詞駁如也先考粵洲
府君見之語曰嗟汝佐誰以是命汝來居吾語女夫文
也者文也由中而見之外者也其法欲顯不欲晦欲典
不欲詭欲淺不欲邃天垂日星地形河岳夫誰能蔑視
之而以詰曲鬼瑣為哉是故前之三代歷夏殷而文成
於周後之三代歷漢唐而文成於宋觀諸通書定性易
詩諸詁六藝而後所未有也非宋也則將孰配周者而

舍弗宗佐乎吾見女之日叛於道也佐謹識之不敢以告人嘉靖甲申始獲交新安汪子恒以是相切劘焉又三年以謁告歸汪子出厥考眉軒先生存藁俾為叙既受以卒業則作而歎曰新安故朱子闕里也流風餘韻其猶有存者乎觀先生詩格得諸陶韋而文字尺度循韓歐是朱子之教也典質爾雅絕不為嶮巖語然而溫粹之光若天球不琢而自可挹大抵如先考昔所言夫佐佩先訓至於今未能脫習又安能知先生獨惜先考

生長成化間正與先生同時而山川悠邈不得一相遇
以上下其議論也既為叙以歸汪子因惘然者久之

梓溪文集序 黃佐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荆舒繼起摛辭雖
工掩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
告上每俯躬嘉納風及用舍亦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
變雖異誘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吁難
矣哉毅皇帝豫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

懼杖後病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為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既謫閩裹瘡就道或勸侯痊先生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雲垂波立舟楫危甚為文獻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於時再杖抵家則沒矣年四十有四爾謂之烈丈夫者非耶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為卜築會城居其妻孥佐曩歲過之二子奏奉出其文相示於乎先生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蓋餘事也江右大魁惟一峰以道鳴

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止修撰
道而終又同雖儕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
哉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代殷歲在
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推步之歲在烏帑旅於龍首我
聖祖殄平偽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
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可弗詳乎梅歎曰向見國
裳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生比入史館先生復官造朝
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久矣自是過從驩甚嘗

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
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佐恒
衣其德言每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
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深矣嘗
謝貶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佐謂
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生謝曰吾子
督責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
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其論西山

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執始受變虞之屬耳始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厯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厯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律厯備矣佐深韙之惜其著述散逸茲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整學憲張公希舉皆先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如昔懇曰吾文欲刻盍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是手自校選定為五卷於乎先生信

神明矣哉蓋其為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
其自治嚴其裋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
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自得使若荆舒之逢時
則率典廸而媚嫉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
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是重有感焉

宿少卿奏草序

張邦奇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
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為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

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蓋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恤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桔拳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

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
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
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
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
朝廷猶受其榮焉而况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誤官兩
蜀有瘳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為
今日告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